清居在家庭餐厅待了一会儿就走了，女孩子们也说那我们也回去了。城田他们好像还想再玩一会儿，一脸遗憾。真是活该。

平良去书店拿预约的杂志。就是主办清居要参加的比赛的那个杂志。平良第一次买这种杂志，书店的收银员还问他是不是买错种类了。平良被这种眼光看着，在心里道歉，“是啊，真是对不起。”

杂志角前面站满了穿着其他学校校服的女生，叽叽喳喳说着“买完了啊”“真是糟糕”。这个城市，这本杂志卖得这么好，真是厉害啊。

“欢迎回来，今天回来的有点晚啊。”

平良到了家，妈妈从厨房出来迎他。家里充满了咖喱的味道。

妈妈说着马上去热饭，又转身要回厨房。平良赶紧说在外面吃过了。

“又在外面吃啦？最近经常在外面吃啊。”

妈妈又转身看着他，平良以为自己要被骂了，但是妈妈看起来好像很开心。

“不会交女朋友了吧？”

“蛤？”

平良一脸疑问。

“那就是和朋友去的？”

平良一瞬间有些语塞——

“这样啊。”

妈妈对这个反应看起来更开心了，回来晚的话起码打个电话，说完就高兴地回厨房了。没打电话就回家很晚，晚饭也不在家里吃的儿子。普通来说，肯定会申斥两句吧。但是平良在学校里融不进集体，妈妈知道他交到了可以放学后一起吃晚饭的朋友很开心。

平良觉得对母亲非常愧疚。如果妈妈知道自己其实只是被使唤去跑腿，肯定会非常难过吧。如果妈妈知道自己还喜欢上了使唤自己的小团体里的一个人，肯定会绝望的。如果我说，可是我很幸福啊，妈妈肯定以为我脑子坏掉了吧。

——就这样，把对清居的爱恋，当作一生的秘密吧。

回到自己房间，换了衣服，坐在床上看杂志。很快就翻到了比赛的那一页。这一页刊载着50个候选者的脸部特写和全身照片，将会对这些写真投票，决定谁能进入决赛。清居的照片不在第一页。大家不愧是帅哥啊，这些人的人生肯定很快乐吧。平良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翻到下一页，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

清居是笑着的。和学校里见过的清居不一样，是清爽的、灿烂的，完全是偶像一样的笑容。这真的是清居吗，平良一动有了不动地盯着清居的照片。

反复无常、傲慢、不向任何人献媚、强大的国王。本来以为他完全不会像偶像一样笑。但是，这张照片，却让平良的心脏产生了奇怪地悸动。

作为国王的清居太神圣了，完全没法接近。但是这张照片上，清居的笑容看起来是那么平易近人，简直想把杂志撕开，把照片撕下来，拿在手里好好摩挲，这个笑容就是这么想让人亵渎。这样的清居是可以触碰的吧，触碰也没事吧，平良心里萌生了这样的错觉。

平良两腿间发疼，向下一看，腿间已经不自然地鼓起来了。平良在心中嘀咕，饶了我吧。但是手却把校服裤子的拉链拉下来了。平良一边看着杂志，一边拿出性器，慢慢上下撸动。

“……嗯……”

咬紧的嘴唇间露出呻吟。做了不能做的事。这不是清居。起码不是平良认识的清居。但是平良的脑子被清居的笑占领了，这个笑太让平良想侵犯他。想把清居的胳膊拿下来，紧紧抱着他，咬他细长的脖颈。

脑子里全是这些混蛋的想法，平良马上到了界限。

兴奋得要死。以前的自慰都没有这次舒服。快感简直要把脑子麻痹了。平良哈、哈地喘息着，但是脑子突然冷了下来。

杂志上全是飞散的精液。对面的书桌上也有，放着清居给的硬币的烧瓶上也有。

欲望和憧憬，飞进了平良的视线。突然被自我厌恶袭击了。手指刮着杂志上的精液，想把被弄脏的部分复原。最宝贵的东西，却被自己亲手弄脏了。真恶心。简直想去死。

这种事情，一定不能再做第二次。平良这样警告自己。